

藝文新輯

千里走征騎

林欣

北京
鋼鐵工業學校
★
圖書館



藝文新報

千里走征騎

林欣

上海出版公司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三四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

——五〇〇〇冊

[類別] 文學藝術 (開本) 36 (定價頁) 132 (字數) 505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書名 千里走征騎

著者 林 欣

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
上海出版公司
三四六號七〇一室

印刷者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
穀華印刷所

定價 人民幣四〇〇〇元

目次

到敵人後方去	一
羣英會	二〇
黑夜火光	二九
血祭金龍橋	五七
騎牛三渡洪澤湖	八〇

到敵人後方去

我們站在竹溝高聳的城牆上，向這個河南著名的革命小鎮作告別的巡禮。

城外小河的澄清的流水，從面前潺潺流過；河堤的垂楊，枝條拂着水面，盪出一圈圈的波紋。桐柏山的餘脈像一隻搖籃一樣，三面環抱着這座立在丘陵上的小城，紫色的夕陽，在山嶺那邊發出萬道霞光。多麼美麗啊，這曾經經歷過光輝的革命時代的地方；但是，不久我們就要離去了。

竹溝，我們黨在這裏用兩條半槍幹起了革命。一聲召喚，四鄉農民紛紛打起紅旗，匯成一條波瀾壯闊的巨流，把反動派的高牆堅壁沖得粉碎。直到抗日

戰爭發生，這座小城依舊發着光彩；它是新四軍的留守處，它把自己年青的子弟，源源送上抗日前綫，而我們——用新四軍游擊支隊番號組織起來的人們，明天就要到敵人後方去了。竹溝，它這樣莊嚴，這樣古老，而又這樣富有青春的活力，以致使我們這些很快要離開的人，只要一想起它的光榮的既往，看一眼招展在城頭的同志們的鮮血染紅的旗幟，就覺得滿腔熱血沸騰，立刻要去做一番事業。也許不免有一分鐘的離情別緒，使我們憂悵吧，但是只要我們踏一踏堅實的土地，竹溝——人民的母親就會發出慈愛的聲音，勉勵我們勇敢走上前綫。

遠處，一匹白馬疾馳而來。到了河邊，騎馬的人勒韁下馬，讓馬沿着傾圮了的河堤到河裏喝水。這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人，他的端正的長長的臉稍微有些瘦削，威嚴的、時時在探索的眼睛上邊，壓着濃黑的略向兩側下垂的眉毛。他的鼻子，使人想起鄧翔太空的鷹。他的緊閉的嘴唇，表示了一種端莊和一種自信，從那裏時時可以發出叫人行動的命令。在還是相當炎熱的晚夏，儘管人們揮汗如雨，他依然衣帽整飭，一條裝滿子彈的皮帶束住灰色軍衣，緊緊

打着綁腿；皮帶上吊了一支左輪子。

『處長！』一個同志壓低嗓音說道。

『不，』我糾正他。『現在是我們游擊支隊的司令員了。』

對於這位首長，我們已經很熟悉了。他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，你站在他面前，望着他的飽含英銳之氣的眼睛，不由得就會自慚形穢，因而覺得忸怩不安。他，做過白區黨的地下工作，經歷過十年內戰，部隊裏流傳着他的許多事蹟。就在昨天，我還聽到過他的一個很有興味的故事。

這些時，日寇正在進行攻取武漢的戰役。一部分敵人進至大別山北麓，企圖腰斬平漢鐵路，敵人主力則沿長江西進，武漢外圍，戰事正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這位首長——那時大家稱他為處長，到了設在某地的國民黨戰區司令長官部；他所看到的，使他微微吃了一驚。長官部的門前，成百的車輪在流動着，車上載着箱籠、包袱、傢俱以至於馬桶；一羣羣的人正在擁上車去，裏邊有濃粧豔服的女人，哇哇哭叫的孩子，衣服破舊的聽差。到處是吆喝聲和吵鬧聲，因為亂糟糟的甚麼都聽不見，有些人只好打着手勢。那些搶先上了車的

人，命令車輛開走了，落後了的人便咒罵着，叫嚷着擁到還沒有開動的車子那邊去。很明顯，這不是甚麼難民在行動，而是長官部的眷屬向別處遷移；可是，他們爲甚麼要遷移呢？

處長進了長官部。長官部的各個辦公室裏，辦事員們正在清理文件，紙片撒了一地。人們神色倉皇，沉默的在收拾着東西，誰也不看誰一眼。處長見了司令長官，那位胖胖的矮老頭兒，正在屋裏焦灼的走來走去。

『處長先生，我要通知你一個絕對機密的消息。』司令長官用一種神祕的低音告訴說。『日本人在三天之內就要佔領武漢，而且——，最糟糕的是，在一星期以內就要到達這裏；我們只好向有利陣地轉進。』

處長正要詢問情報的來源，司令長官揮手止住了他：

『我，很知道你的來意。我是一個胸懷寬大的人，像貴黨所說的，一個講究統一戰綫的人。我允許貴軍留守處立刻遷移；位置，我指定在……』

『我不是來請求遷移的，』處長說。『因爲我知道敵人還在幾百里以外。』
『怎麼？你是怎麼的？』司令長官敲着手掌嚷了起來。『你不瞭解日本』

人，我是日本留學生，我比你明白得多。他們有長射程大砲，有重型和中型的坦克，有可以裝載重磅炸彈的飛機，有可以快速行進的運兵卡車；除了這些之外，還有經過嚴格訓練的指揮官和有技術素養的士兵，他們還有……」

「還有甚麼呢？」處長發出一個諷嘲的微笑問。

「還有絕對服從的軍紀和寧死不屈的武士道精神。不是我說長他人志氣的話，日本人要到這裏，根本不需要一個星期。」

處長笑了，他提醒道：

「長官，在不久之前徐州會戰的時候，你曾經說過那是對敵人的「大決戰」，是「反攻的開始」，兩個月內就要驅逐敵人出中國的。」

「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。據我看，敵人要滅亡全中國，也只需要三個月。」

「可惜，到現在為止已經一年零兩個月了，敵人還沒有把中國吞下；我看，它永遠也吞不下的。」

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！」司令長官顯然有點不耐煩了，他面前的這個人竟然這麼難以說服。他只好搖着手說：「沒有吞下，這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，

關於這個，我們軍人就不必多問了。啊，你不請求遷移，那麼你是來要求甚麼的呢？」

處長說，現在確山留守處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隊，準備進入河南、安徽、江蘇三省邊區敵人後方去進行游擊戰爭，以策應正面戰場的軍事行動，希望司令長官能夠予以贊助，並且給以武器和彈藥方面的協助。

司令長官用手絹擦了擦眼睛，把處長看了一刻，然後用那種半信半疑的聲調問道：

『你，說的是真話麼？』

『是真話。』

『你可以負責任？』

『完全負責。』

司令長官搔着他的光禿禿的頭頂，沉吟不語。半晌，他問處長道：

『你不知道豫皖蘇邊界的中心是徐州，而徐州是敵人的戰略重鎮？』

『知道。正因為知道，我們才要到那裏去。』

「敵人很快就會把你們消滅掉的。」

「不對。勝利的將是我們，不是敵人。」

「你這樣相信嗎？」

「我們共產黨人永遠這樣相信。」

「哈！」司令長官攤開兩手，做了一個恍然大悟的姿勢說。「無怪委座有命令下來，他究竟是和你們周旋過十年的，稱得起老謀深算。我，雖然不相信你的話，但不能不相信委座的話。處長先生，上邊有命令，不准你們擅自組織軍隊，擅自開入非指定區域。」

處長揚起了眉毛，他一字一頓的問道：

「爲什麼？不准人民抗日麼？」

「這個，就不必多解釋。服從軍令軍紀，永遠是軍人的天職。」

「不然。」處長說，同時向司令長官走近一步，用懇切的眼光看着對方。他回溯了一段歷史，他用沉痛的聲調把這一節歷史講給對方聽：「南宋末年，金人大舉進犯，當時的宰相李綱召集民兵，捍衛疆土，曾使金兵不敢渡黃河。」

但是趙構把他流放了，而自己也不得不逃到揚州，南宋小朝廷終於免不了土崩瓦解。類似趙構這樣昏庸顛倒的軍紀軍令，對於國家民族，有甚麼好處？人民又有甚麼必要去服從它？」

司令長官乾笑了一聲，搖搖頭反問一句：

「如果放縱那些民軍胡作胡爲的幹下去，趙構的皇位坐得穩麼？不會被那些胆大妄爲的民軍取而代之？」

這位司令長官真能坦白說話，他的這樣短短的兩句話，透露了國民黨以及它的獨裁者的全部不可告人的祕密。處長朗聲大笑，把手伸給了司令長官：

「謝謝你們關照。祝你遷移中的平安。看來，我們很難得到你的贊助了。不過我要正式通知一聲，不管有甚麼禁令和甚麼困難，我們一定要打到敵人後方去，幾百個熱血男兒這樣決定了，全國人民也這樣要求。在今天，只有打日本才是唯一的軍令軍紀，誰不服從這一點，誰就是犯罪。」

他離開了長官部。剛走到半路，長官部的傳令兵趕上了他。司令長官用一紙便條告訴他：可以送給一些彈藥和幾挺輕機關槍。事後，處長從別的方面聽

說：司令長官的這一次『義舉』，是聽信了一位幕僚的建議才決定了的。那位幕僚獻了一條『借刀殺人』之計，他說：

『讓他們到日本人後方去吧，這叫做『肉包子打狗』，有去無還；省得蹲在後邊找我們的麻煩。』

但是我們知道，我們不僅將在敵人後方生存，而且還要發展，因為這是毛主席要我們做的事情，而凡是他叫做的事情，當然就具備着成功的把握。

還在八月間，我們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學業結束了。大家坐在延安師範的院子裏等候首長給我們作報告。毛主席來了，他用深沉的、慈祥的眼光看着我們，嘴邊含着微笑。他的寬廣的前額發着光彩。他用簡潔的、動人的言詞，深入淺出的給我們講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，號召我們拿起武器，把抗日的大旗插到敵人後方去。

我永遠記得這些指示。親愛的領袖，我們一定用自己的全身心來完成你所交給的崇高任務。前面自然還有曲折，還有困難；但是，共產黨員卻從來都是削平困難的能手。

越過了平漢鐵路，不久就到了上蔡縣。隊伍穿城而過，在東門外碰到了一部分退却的國民黨軍隊。它們中間的一個少尉，看了看我們揹的步槍，扁着嘴冷笑一聲說：

『這是槍麼？簡直是通火棍！』

彷彿有人打了我一耳光子，我站住了。衝上臉的熱血使臉發着高燒，鬢角裏滲出了汗珠。我問：

『請問：敵人現在在那個方向？』

『東邊。』

『貴軍這是到那裏去？』

『大概要到平漢路以西去吧。你問這個幹嗎？』

我哈哈大笑起來，直笑得那位少尉瞪大着眼睛，驚愕的四外張望，尋找我所以發笑的原因。我咬着牙齒教訓他說：

『不錯，我們扛的是通火棍，可是我們是往前綫打日本的；請問你們扛着「捷克式」到那裏去？是回家跟老婆睡覺麼？』

少尉帶着灰溜溜的臉色，夾着尾巴跑了。背後，一個人讚揚我說：

『同志，你說得很對。』

我回頭一望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帶領着我們打日本人的司令員。我有點不好意思，就沒有再說甚麼，拔步趕上了隊伍。

部隊在西華縣作了短期的停留，在那裏和河南東部地方黨領袖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進行了合編。部隊有三個營的兵力了，人數在兩千左右。幾天之後，我們繼續向東進發，在一個陰霾滿天的傍晚，抵達了新黃河的右岸。

新黃河岸旁，一片淒涼景象。僅有的幾棵大樹，不但沒有了葉子，而且也沒有了枝條，禿光的一根樹幹寂寞的站着，在潮濕的土地上，到處可以踩出冰來；就在這樣的地上，人們架起了矮棚，在那裏邊生活。能夠見到的人，除了女人以外，幾乎都只穿着一條褲衩；就是女人，也不邊多了一件破布衫罷了。很少見到人，見到的也只是幾個脚步蹣跚、愁眉苦臉，從別處討飯回家的人，

他們用籬筐挑着孩子，除了唉聲嘆氣以外，沒有一個人願意說話。他們瘦得只剩了幾條肋骨，急促的呼吸，使得那已經凹下去了的肚皮顯得更加乾癟。在這遼闊的新黃河岸旁，在我們到來以前，大概只有幾隻烏鴉在陪伴他們。

大家帶着沉重的心情，一頭鑽進蘆棚睡了，等候明天乘船渡河。入夜，颳起了呼呼的狂風，矮棚在我們頭上搖晃着，不知甚麼時候就要坍塌下來；然後是傾盆大雨。雨水從棚上漏下，把我們淋成了落湯雞。棚裏是再也蹲不下去了，我們乾脆走到外面去，想找個甚麼敷衍辦法拖過這漫漫的長夜。

外面伸手不見五指，大點的雨打在臉上，冷氣很快就鑽進了我們心底。我們信步走着，四外是死一樣的靜寂。天空一亮，一道閃光在天際劃過；忽然，我們看見在前面不遠的一片墳堆上，好像站立了一個高大的東西，它在動着，似乎是在飛舞着手臂。隱隱約約，還聽到一兩聲悲切的呼號。

「甚麼？難道還真的有鬼？」一個同志壓低了嗓子說，同時後退了一步。

我們也站住了，並且不由自主的也後退了一步，精神緊張的看着前邊。馬列主義者是不相信有鬼的，可是多少年來神怪傳說的薰染，心裏不自覺的留下

了一個鬼的形象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，正與印象裏的形象相符合，無怪要毛髮直豎了。停了一刻，似乎沒有動靜，天越發黑了，我們又繼續前進。又一次電光一閃，我們看到了，站在墳頭上的不是一個鬼是甚麼！它骨瘦如柴，完全是一具骷髏。除了腰際裹了一條破布以外，全身幾乎一絲不掛。它在墳堆上舞蹈着，散亂的長髮披在臉上和肩上，嘴裏喃喃的唸着甚麼。每當電光照射時，就可以看到從它眼裏射出青幽幽的磷光，使人頭皮麻木，脊背發冷。

年青人究竟是好奇的；我想照它開一槍，但是我們沒有帶槍。於是，我們拉着手慢慢向它迫近；我們準備出其不意的捉住它。

近了，它的刺人的尖銳的嗶聲也可以聽得清楚了，原來它在唱着一首歌子：

黃河水呀，潮高浪又大

我的兒呀，你從今沒有家

沒有家呀，你的靈魂兒在那兒住

回來吧，回來陪伴你媽媽